

論語註疏

一

227
5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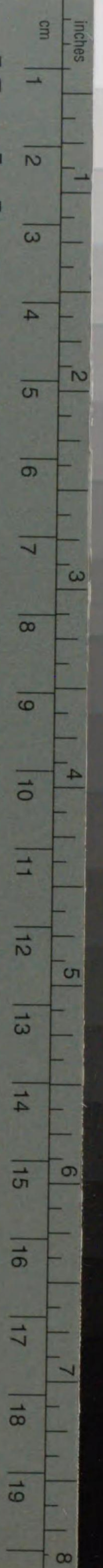
帙入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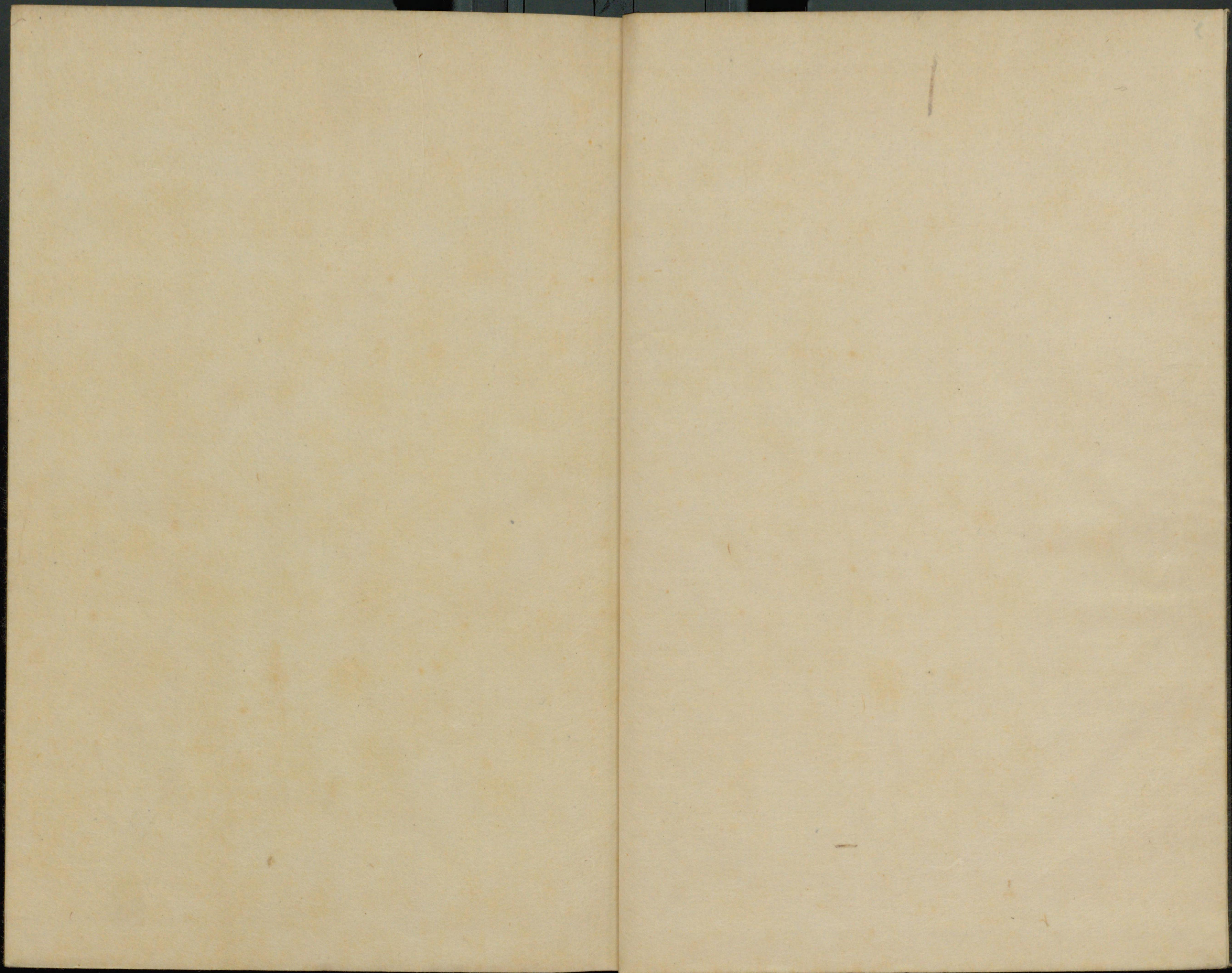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 Kodak, 2007 TM: Kodak





滋澤榮一氏寄本

論語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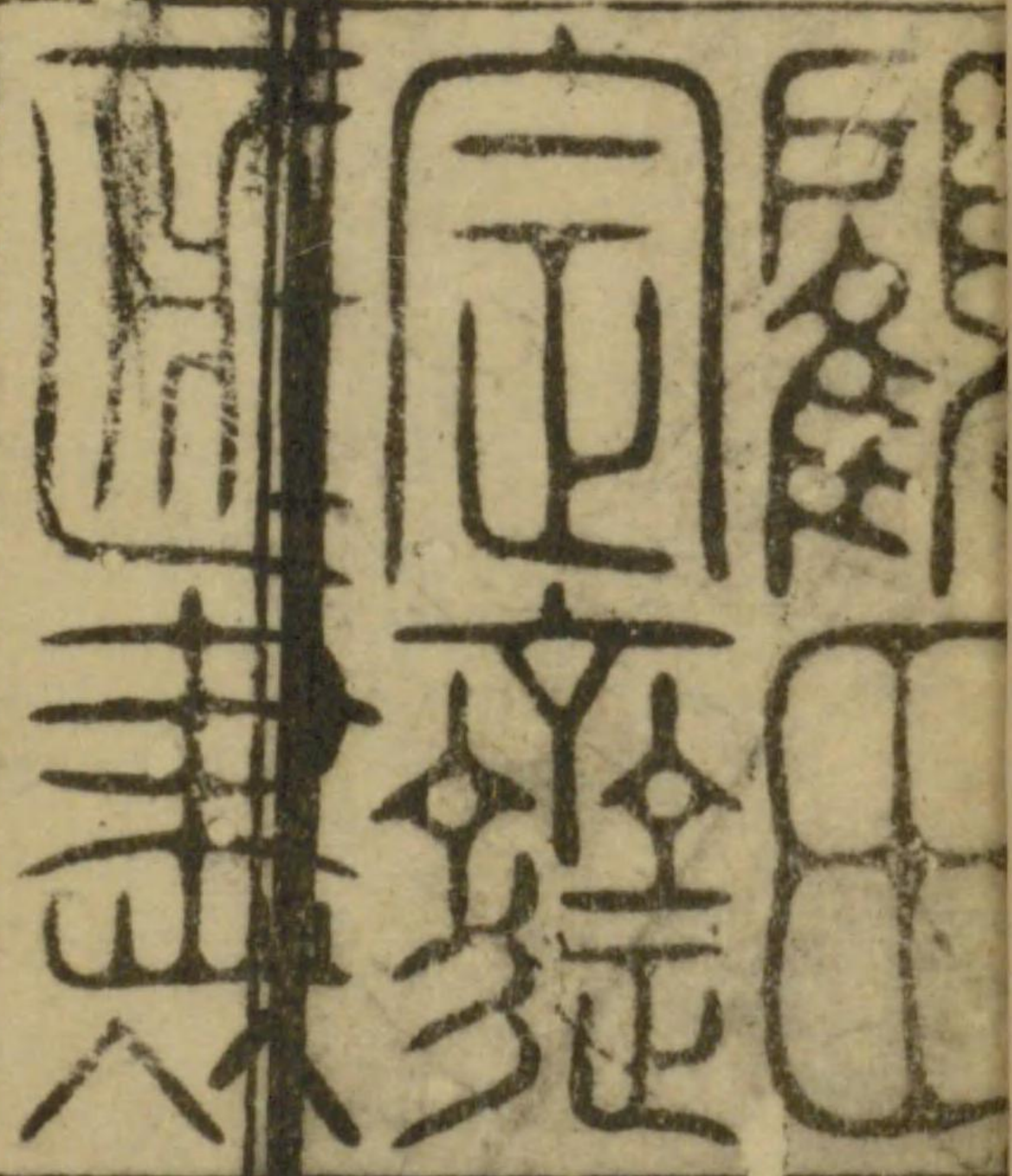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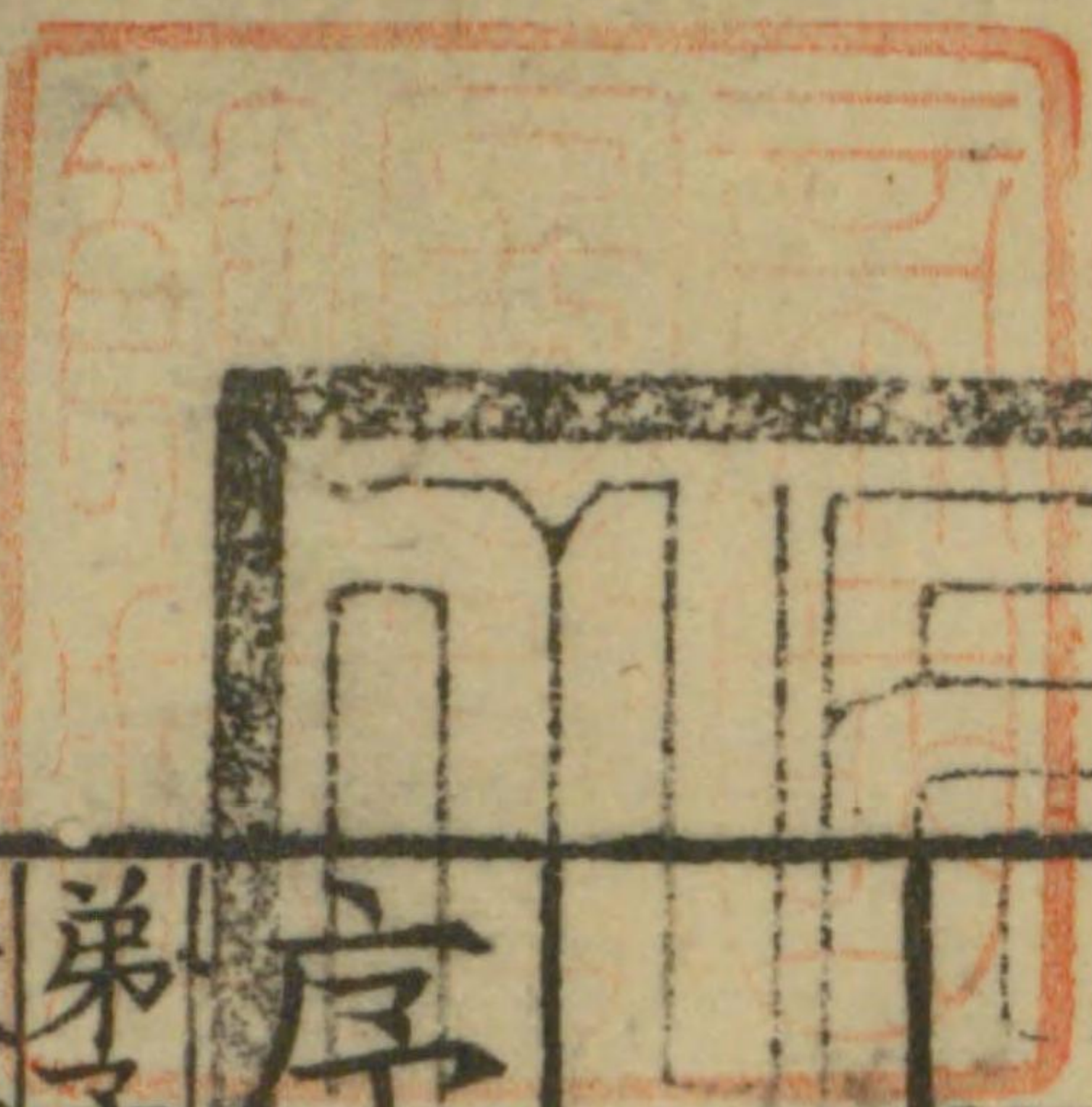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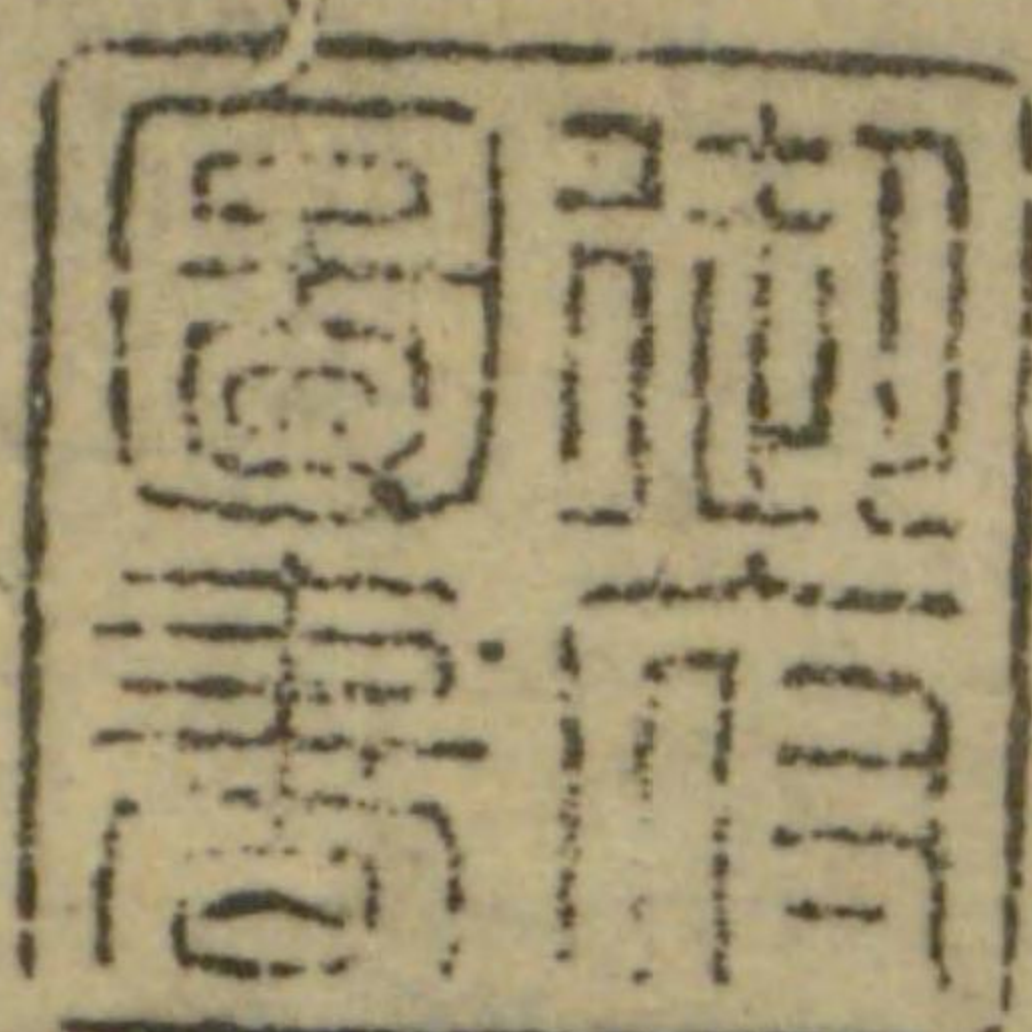
翰林侍讀學士朝請夫守國子祭酒柱國賜紫金魚袋邢昺疏

唐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陸德明釋

序解疏

正義曰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

弟子各有所記六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然則夫子既終微言已絕弟子恐離居已後各生異見而三言永滅故相與論撰因採時賢及古明王之語合成一法謂之論語也鄭玄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論者論也輪也理也次也撰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圓轉無窮故曰輪也蘊含萬理故曰理也篇章有定故曰次也羣賢集定故曰撰也鄭玄周禮注云答述曰語以此書所載皆仲子應合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下者必經論撰然後載之以示其妄謬也以上相傳受故置



百而獨存也漢興傳者則有三六魯論語者
無次是也常山都尉龔長信少府夏侯勝丞相韋賢及子立成
皆扶卿太子太傅夏侯建前將軍蕭望之並傳之各自名家齊論
多於魯論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琅邪王御史大夫貢禹
孔氏壁中凡二十一篇有兩子張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孔安國為
傳後漢馬融亦注之安昌侯張禹受魯論于夏侯建又從庸生王
曰受齊論擇善而從號曰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也禹以論授成
立後漢包咸周氏並為章句列於學官鄭玄就魯論張包周之
立考之齊古為之注焉魏吏部尚書何晏集孔安國包咸周氏馬
融鄭玄陳羣王肅周生烈之說并下已意為集解正始中上之盛
乃於世今以為主焉序者何晏次序傳授訓說之
人乃已集解之意序為論語而作故曰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

自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

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子立成等

得之

叙曰至傳之 義曰此叙魯論之作及傳授之人也

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域顏師古曰掌北軍壘門
而外掌西域蜀向者 少弟楚元王之後辟疆之孫德
孝子政本名更生成帝即位更名向數上疏言得失以向為中
校尉向為人簡易專精思於經術成帝詔校經傳以孔子詩賦每
書已向輒條其篇目撮其旨意錄而奏之著別錄序此言魯
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蓋出於彼故何晏引之對
人則直言以言答述曰語散則言語可通故此論夫子之語而謂
善言也表又云太子太傅古官秩二千石 云夏侯勝字長公
平人好學為學精熟善說禮服徵為博士宣帝立太后省政
以尚書授太后遷長信少府議朝樂事 再更之會赦

出為諫大夫上知勝素直復為長信少府遷大... 侍受詔撰尚書論語說賜黃金百斤... 九卒官賜冢塋葬平陵太后賜錢三百萬為勝妻服五日以報師傅之恩儒者以為榮始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治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俯石地芥耳學經不明不如歸耕表又云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秦因之位上卿金印紫綬漢不常置或有前後或有左右皆掌六及四夷傳云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好學治齊詩爭同縣舍文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以射策甲科為郎累遷諫大夫後代丙吉為御史大夫左遷為太子太傅及宣帝廢疾選大臣可屬者引至禁中拜望之為前將軍元帝即位為弘恭石顯等所害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撫手為之卻食涕泣哀慟左右長子伋嗣為閔內侯表又云相國丞相皆秦官金印紫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秦有左右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一丞相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傳曰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賢為人質朴少欲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博士給事中進授昭

帝詩稍遷光祿大夫及宣帝即位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代蔡義為丞相封扶陽侯年七十餘為相五歲至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年八十一薨謚曰節侯少子玄成字少翁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贏不如一經玄成為相七年建昭三年薨謚曰共侯此四人皆傳魯論語尚反大音太夏戶雅反勝音升或外證反相息亮反傳直專反下同齊論語二十二篇

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疏

齊論至教也正義曰此叙齊論語之興及傳授之也齊論語凡二十二篇其二十篇篇名與魯論正同其篇中章句則頗多於魯論篇者積章而成篇編也言出情鋪事明而備者也積句以成章章者明也摠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而言句者局也

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琅邪膠東郡國名王天漢元年中
南太守為御史大夫庸生名譚生蓋口謂有德者也昌邑中尉者
表云諸侯王高帝初置金璽蓋綬掌治其國有大傅輔土內史治
國民中尉掌武職丞相統眾官景帝十五年改丞相口相成帝綬
和元年省內史更名相治民如郡太守中尉如郡都尉傳云王吉
字子陽琅邪臯虞人也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為郎補若盧
右丞遷滎陽令舉賢良為昌邑中尉
釋頗破可反琅音郎本或
此三人皆以齊論語教授於人也
反膠音交琅邪
故有魯論有齊論
疏故有魯論有
膠東皆郡名
日既叙魯論齊論之作及傳
述之人乃以此言結之也

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疏魯共至論語正義曰
此叙得古論之所由也

嘗曾也壞敗也言魯共王時曾欲以孔子宅為宮乃毀之於壁中
得此古文論語也傳曰魯共王餘景帝子程姬所生以孝景前二

年立為淮陽王前三年徙王魯二十八年薨蓋曰恭王初好治宮
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聞鍾磬琴瑟之聲遂不敢復壞於其壁
中得古文經傳即謂此論語及孝經為傳也故漢武帝謂東方朔
云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又成帝賜翟方進策書云傳曰高
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是漢世通謂論語孝經為傳以論語為經
非先王之書是孔子所傳說故謂之傳所以異於先王之書也言
古文者科斗書也所謂蒼頡本體周所用之以今所不識是古人
所為故名古文形多頭麤尾細狀復團圓似水蟲之利故曰科斗

釋壞音怪
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

古論亦無此二篇分堯曰下章子張問以

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

齊魯論同
疏齊論至魯論同正義曰此辨三論篇章
之異也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

所謂齊論語二十二篇也古論亦無此問王知者二篇非但魯論無之古論亦無也古論雖無此二篇而分竟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如淳曰分竟曰篇後子張河如可以從政以下為篇名曰從政其篇次又不與齊魯論同新論云文異者四百餘字

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

疏 安昌侯至出焉 正義曰此言張禹擇齊魯之善者從之為世所重包周二氏為章句訓說此張侯論語也傳曰張禹字子文河內軹人也從漢郡施離受易王陽庸士問論語既皆明習舉為郡文學久之試為博士初元中立皇太子令禹授太子論語由是遷光祿大夫數歲出為東平內史成帝即位徵禹以師賜爵關內侯給事中領尚書事河平四年代王商為丞相封安昌侯為相六年乞骸就第建平二年薨謚曰節侯禹本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故兼

講齊說也傳又云始魯扶卿及夏侯勝王陽庸望之章立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此以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為之語曰欲不為論念張文由是學者多從張氏餘家寢微是其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之事後漢儒林傳云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習魯詩論語孝廉除郎中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永平五年大鴻臚周氏不詳何人章句者訓解科段之名包氏周氏就張侯論為之章句訓解以出其義理焉不言名而言氏者蓋為章句之時義在講退不欲顯題其名但欲傳之私族故直云氏而已謂杜元凱集解春秋謂之杜氏也或曰以何氏諱咸故沒其名但言包氏連言周氏耳

古論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馬融亦為之訓說

疏 古論至訓說 正義曰此叙訓說古文論語之人也史記世家安國孔子十一世孫為武帝博士時魯共莊壞

孔子舊宅壁中得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言孝經悉還孔氏故安國承詔作書傳又作古文孝經傳亦作論語訓解釋詁云訓道也然則道其義釋其理謂之訓解以傳述言之曰傳以釋理言之曰訓解其實一也以武帝末年遭巫蠱事經籍道息故世不傳自此安國之後至後漢順帝時有南郡太守馬融亦為古文論語訓說案後漢紀孝順皇帝請保安帝之子也地理志云南郡秦置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五年復故景帝二年復為臨江郡中二年復故屬荊州表云郡秦官掌治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中二年更名太守傳云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為人黠貌有俊才博通經籍永初中為校書郎陽嘉二年拜議郎梁商表為從事中郎轉武都太守三遷為南郡太守注孝經論語詩

漢末大司農

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為之註疏

正義曰言鄭玄亦為論語之註也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縣人師事馬融大司農徵不起居家教授當後漢相靈時故云

漢末注易尚書三禮論語尚書大傳五經緯候箋毛詩作毛詩譜破許慎五經異義針何休左氏膏音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可謂大儒作注之時就魯論篇章謂二十篇也復考校釋註本又之以齊論古論擇其善者而為之注注與註音義同作注之

近故司空陳羣太常王肅博士周劭

列皆為義說疏近故至義說 正義曰此叙魏時注說

故也司空古官三公也表云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博士秦官掌通古今魏志云陳羣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太祖辟羣為司空西曹屬文帝即位遷尚書僕射明帝即位進封潁陰侯頃之為司空青龍四年薨王肅字子嵩東海蘭陵人魏衛將軍太常蘭陵景侯甘露元年薨注尚書禮喪服論語孔子家語述毛詩注作聖證論難鄭玄周生烈熒煌人之錄云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此三人皆為前世傳受師說雖

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于今

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疏前世至得失正

解故須言先儒有得失不同之說也據今而道往古謂之前世上

教下曰傳下承上曰受謂張禹以上至夏侯勝以來但師資誦說

而已雖說有異者同者皆不著篇簡以為傳注訓解中間為之訓

解謂自古至今中間包氏周氏等為此論語訓解有二十餘家故

云至于今多矣以其趣舍各異故得失互有也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

有不安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疏今

至集解正義曰此叙集解之體例也今謂何晏時諸家謂孔安

國包咸周氏馬融鄭玄陳群王肅周生烈也集此諸家所說善者

而存之亦無勦說故各記其姓名注言包曰馬曰之類是也注但

記其姓而此連言名者曰著其姓所以名其人非謂名字之名也

有不安者謂諸家之說於義有不妥者也頗為改易者言諸家之

善則存而不改其不善者頗多為改易之注首不言包曰馬曰及

諸家說下言一曰者皆是何氏自下已意改易先儒者也名曰論

語集解者何氏注解既畢乃自題之也杜氏注春秋左氏傳謂之

集解者謂聚集經傳為之作也此乃聚釋頗為于偽反論如

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釋字綸也論也理也

次也撰也谷述曰語撰次孔子答弟子及時人之語也鄭玄云仲

子游子夏等撰解佳買反何晏集孔安國馬融包氏周氏鄭玄

陳群王肅周生烈義并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

下已意故謂之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孫邕

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

亭侯臣曹羲侍中臣荀顛尚書駙馬都尉

關內侯臣何晏等上疏光祿至等上正義曰此叙同集解之也表云大

夫論議有太中大夫中大夫諫大夫皆無員多至數十人太初
元更名中大夫為光祿大夫秩比二千石無印綬爵級十九曰
關內侯顏師古曰言有侯號而居京畿無國邑稱邑字宗孺樂安
青州人也晉書鄭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也起自寒微卓立立操
魏文帝為太子命為文學累遷尚書郎出補陳留太守曹爽引為
從事中郎轉散騎常侍光祿勳表又云侍中散騎中常侍皆加官
應劭曰入侍天子故曰侍中晉灼曰魏文帝合散騎中常侍為散
騎常侍也又曰所加或列侯將軍鄉大夫將都尉尚書太醫太官
令至郎中亡員多至數十人如淳曰將謂都郎將以下也自列侯
下至郎中皆得有散騎及中常侍也又曰侍中中常侍得入禁中
散騎並乘輿車顏師古曰並音步浪切騎而散從無常職也此言
中領軍者表無文安鄉亭侯在爵級二十之數蓋漢末及魏
置亭侯列侯之論也曹叡沛國譙人魏宗室曹爽之弟首顯字景
倩首或之子詵之弟也咸熙中為司空表又云少府奏官屬官有
尚書成帝建始四年初置尚書員五人駙馬都尉掌駙馬武帝初
置秩比二千石顏師古曰駙副也非止駕車首為副馬一曰駙近

也疾也何晏字平叔南陽宛人也何遜之孫安之子曹爽秉政以
晏為尚書又尚公主著述凡數十篇正始中以此五入共上此論語
集解

論語註疏卷第一

學而第一

何晏集解

邢昺疏

疏

正義曰自此至堯曰是魯論語二十篇之名及第次也當
弟子論撰之時以論語為此書之大名學而以下為當篇
之小目其篇中所載各記舊聞意及則言不為義例或亦以類
相從此篇論君子孝悌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
乎行德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磋而樂道皆
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
須學也為政以下諸篇所次先儒不無意焉當篇各言其
指此不煩說第訓次也一數之始也言此篇於次當一也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馬曰子者男子之通稱
謂孔子也王曰時

學者以時誦習之誦習以
學無廢業所以為說擇

釋

說音悅稱尺
證切擇音亦

有朋自遠

方來不亦樂乎

包曰同門曰朋

釋

有朋誼周云悅而樂淺

云自內曰悅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愠怒也

所不知君

疏

子曰學而至君子乎正義曰此章勸人學亦君子也子者古人稱師曰子子男子之通稱此言子

者謂孔子也曰者說文云詞也從口乙聲亦象口出也然則曰者發語詞也以此下是孔子之語故以子曰冠之或言孔子曰者

以記非一人各以意載無義例也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說擇乎

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君子之行非一此其一行耳故云亦也注馬曰子者至沈懌正義

曰云子者男子之通稱者經傳凡敵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子有德之通稱也云謂孔

故辨之公羊傳曰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稱子冠氏一者著其

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其不冠子者他師也然則書傳

言子曰者皆指孔子以其聖德著聞師範來世不言其氏人盡

知之故也若其他傳受師說後人稱其先師之言則以子冠氏上

所以明其為師也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若非已師而稱他

有德者則不以子冠氏上直言某子若高子孟子之類是也云時

者學者以時誦習之者皇氏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

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

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十五

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

鄭互云春夏陽也詩樂者聲聲亦陽也秋陰也書禮者事事亦

陰也互言之者皆以其術相成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弦秋學禮

冬讀書鄭互云誦謂歌樂也弦謂以絲播詩陽用事則學之以聲

陰用事則學之以事因時順天於功易也三日中時學記云故君

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

誦習所學簡篇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所

以為說擇也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也一日在內曰學在外曰樂

亦者凡外境適心則人心說樂可說可樂之事其類非一此豈亦
時君有朋自遠方來亦說樂之一事耳故云亦猶易云亦可醜也
亦可喜也 注包曰同門曰朋 正義曰鄭玄注云司徒云同師
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在師門以授學者也朋即群黨之
謂故子夏曰吾離群而索居鄭注云群謂同門朋友也此言有
朋自遠方來者即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群也同志謂同其心意
所趣嚮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不故畧不言也 注温
怒至不怒 正義曰云凡人有所不知君子不怒者其說有二一
云古之學者為己已得先王之道含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
我不怒也一云君子易善木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有人
鈍根不能知解者君 釋 温紆問反 有子曰 孔子弟
子怒之而不愠怒也 釋 鄭云怨也 其為
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鮮少也上謂凡在己
上者少也 弟大計反或作悌下同好呼報反 不好
其為

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
立而道生 本基也基立
孝弟也者其為仁之

本 且 先能事父兄然 疏 有子曰至本與 正義曰此章言孝
後二道可大成 弟之行也弟子有若曰其為人也孝

於父母順於兄長而好陵犯凡在己上者少矣言孝弟之人性必
柔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欲作亂為悖逆之
行者必行 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為道之基本基
本既立而後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
為仁道之本與禮尚謙退不敢質言故云與也 注孔曰弟子有
若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有若少孔子四十三歲鄭玄曰魯人
注鮮少云少也 正義曰釋詁云鮮罕也故得為少與氏熊氏以
為上謂君親犯謂犯顏諫爭今案注云謂凡在己上者則皇氏熊

氏遠 注意 釋 與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其義惡非也 餘 與音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也

巧言其言語令色善其顏疏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正義
色皆以令人說之少能有仁疏曰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
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釋欲令力呈曾子曰馬
令人說之者少能有仁也釋反說音悅

弟子釋參所金反又七南反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

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言凡所

得無素不講曾子曰至習乎正義曰此章論曾子省身慎

習而傳也疏行之事弟子曾參嘗曰吾每日三省察已身

為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和與朋友結交而得無不誠信乎凡所

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忠朋友主信傳惡

穿鑿故曾子省慎之注馬曰弟子曾參正義曰史記弟子傳

云曾參南武城人字子輿少孔子四十六歲孔子以為能通孝道

故授之業作釋三息暫反又如字省悉井反視也鄭云思察已

孝經死於魯釋之所行也為于偽反又如字傳直專反注同鄭

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案鄭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

鄭本或無此注者然皇覽引魯讀六事則無者非也後皆放此

子曰道千乘之國馬曰道謂為之政教司馬法六尺為

三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出革車一乘然則千乘之賦其地

千成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疇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雖大國

之賦亦不是過焉包曰道治也千乘之國者百里之國也古者井

田方里為井十井為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融依周禮包依王制

孟子義疏道音導本或作導注及下同乘繩證反注同司馬

故兩存焉釋法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

征伐六國時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

百五十篇号曰司馬法疇居宜反田之殘也封甫用反又如字雖

大國之賦一本或云雖大賦包依王制

敬事而信包曰為

事必敬慎與釋包曰為

民必誠信節用而愛人包曰節用不奢後國釋後尺

以民為本故愛養之釋紙反

又尺使民以時包曰使民必以時疏子曰道至以時

氏反其時不妨奪農務正義曰此章論治

大國之法也馬融以為道謂為之政教千乘之國謂公侯之國方

五百里曰百里者也言為政教以治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慎與

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而愛養人民以為國本作事使民必

以其時不妨奪農務此其為政治國之要也包氏以為道治也千

乘之國百里之國也夏即公侯殷周惟上公也餘同注馬曰道

至存焉正義曰以下篇子曰道之以政故云道謂為之政教史

記齊景公時有司馬田穰苴善用兵周禮司馬掌征伐六國時齊

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兵法附穰苴於其中凡一百五十篇號曰

司馬法此六尺曰步至成出革車一乘皆彼文也引之者以證千

乘之國為公侯之大國也云然則千乘之賦其地千成者以成出

一乘千乘故千成云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者以方百里者

一為方十里者九百得九百乘也計千乘猶少百乘方百里者一也又

以此方百里者一六分破之每分得廣十六里長百里引而接之

則長六百里廣十六里也半折之各長三百里將埤前三百里南

西兩邊是方三百一十六里也然西南角猶缺方十六里者一也

方十六里者一為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然鄉割方百里者為六

分餘方一里者四百今以方一里者二百五十六埤西南角猶餘

方一里者一百四十四又復破而埤三百一十六里兩邊則每邊

不復得半里故云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也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

之者案周禮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之地封疆

方四百里諸伯之地封疆方三百里諸子之地封疆方二百里諸

男之地封疆方百里此千乘之國居地方三百一十六里有畸伯

子男自方三百而下則莫能容之故云唯公侯之封乃能容之云

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然則地雖廣

大以千乘為限故云雖大國之賦亦不是過焉司馬法兵車一乘

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周

禮大司馬序官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六軍大國三軍

次國二軍小國一軍魯頌閟宮云公車千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

曲阜地方七百里車千乘及坊記與此文皆與周禮不合者禮

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地
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爲一軍此則
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闕宮云
公徒三萬者謂鄉之所出非千乘之衆也千乘者自謂計地出兵
非彼三軍之車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所以必有二法者聖王
治國安不忘危故令所在皆有出軍之制若從王伯之命則依國
之大小出三軍二軍一軍也若其前敵不服用兵未已則盡其境內
皆使從軍故復有此計地出軍之法但鄉之出軍是正故家出一人
計地所出則非常故成出一車以其非常故優之也包曰道治也
者以治國之法不惟政教而已下云道之以德謂道德故易之但
云道治也云千乘之國百里之國也者謂夏之公侯殷周上公之
國也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者孟子云方里而井井九百畝是也
云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者此包以古之大國不過百里
以百里賦千乘故計之每十井爲一乘是方一里者十爲一乘則
方一里者百爲十乘開方之法方百里者一爲方十里者百每方
十里者一爲方一里者百其賦十乘方十里者百則其賦千乘也

與乘數適相當故曰適千乘也云融依周禮包依王制孟子者馬
融依周禮大司徒文以爲諸公之地方五百里侯四百里以下也
包氏依王制云凡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州建百里之國三十
七十里之國六十 五十里之國百有二十凡二百一十國也又
孟子云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之制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
五十里包氏據此以爲大國不過百里不信周禮有方五百里四
百里之封也馬氏言名包氏不言名者何氏避其父名也云義疑
故兩存焉者以周禮者周公致太平之書爲一代大典王制者漢
文帝令博士所作孟子者鄉人也名軻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
之道著書七篇亦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今馬氏包氏各以爲據難
以質其是非莫敢去取於義有疑故兩存其說也 包曰作使至
農務 正義曰云作使民必以其時者謂築都邑城郭也以都邑
者人之聚也國家之藩衛百姓之保鄣不固則敗不修則壞故雖
不臨寇必於農隙脩其守禦無妨農務春秋莊二十九年左氏傳
曰凡土功龍見而畢務戒事也注云謂今九月周十一月龍星角
亢晨見東方三務始畢戒民以土功事火見而致用注云大火心

星次角亢見者致築作之物水皆正而裁注云謂今十月定星昏而中於是樹板幹而興作日至而畢注云日南至微陽始動故土功息若其門戶道橋城郭漸有所損壞則特隨壞時脩之故僖二十五年左傳曰凡啓塞從時是也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均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焉中牟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是皆重民之力而不妨

奪農務也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

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馬曰文者古之遺文

疏

子曰弟子至學文 正義曰此章明人以德爲本學爲末男子後生爲弟言爲人弟與子者入事父兄則當孝與弟也出事公卿則當忠與順也弟順也入不言弟出不言忠者互文可知也下孔子云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孝經云事父孝故忠可致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是也謹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衆者汎者寬博之語君子尊賢而容衆故博愛衆人也而親仁

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行已上諸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爲言非行偽也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釋** 弟本亦作悌汎敷劍反下孟反下云觀其行并注同鄭云文道藝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

孔子曰子夏弟子卜商也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

釋 夏戶雅反

好叫報反下至好學同

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

孔子曰盡忠節不愛其身

釋 盡律忍反下注同

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疏

子夏曰至學矣正義曰此章論生知義

行之事賢賢易色者上賢謂好尚之也下賢謂有德之人易改也色女人也女有美色男子况之故經傳之文通謂女人爲色人多好色不好賢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爲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竭

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至其身者言為臣事君雖未能將順其美臣救其惡但欲盡忠節不愛其身若童汪錡也與朋友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交言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人生知行此四事雖曰未嘗從師伏膺學問然此為人行之美者雖學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注孔子夏弟子卜商正義曰案史記仲尼弟子傳云卜商字子夏衛人也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既沒居西河教授為魏文侯師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
孔曰固蔽也一日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文不能堅固識其義理**主忠**

信無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
鄭曰主親也憚難也**疏**

子曰至憚改正義曰此章勉人為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重若不重則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迹以致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日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其道埋也

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已者言無得以忠信不如已者為友也過則勿憚改者勿無也憚猶難也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於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曰難乃旦反

疏
曾子曰至厚矣正義曰此章言民化君德也慎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人之終故謂之終執親之喪禮須慎謹盡其哀也追遠者遠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敬也民德歸厚矣言君能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謹**子禽**

問於子貢曰夫孔子至於是邦也一聞其政

求之與抑與之與
鄭曰子禽弟子陳也子貢弟子姓端木名賜亢怪孔子所至之邦

必與聞其國政求而得之釋貢本亦作贛音同之與音餘下之邪抑人君自願與之為治與同抑於力反亢音剛又苦浪反

必與音預治直吏反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

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鄭

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之與疏子禽至求之與正義曰此章人求之異明人君自與之

事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者子禽疑怪孔子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曰

此是孔子求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孔子為治與抑與皆語辭子貢曰夫子温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者此子貢答辭也

之良和從不逆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之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子則脩德人君自願與之為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諸與

皆語辭注鄭曰至為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

皆語辭注鄭曰至為治正義曰云子禽弟子陳亢子貢弟子

姓端木名賜者家語七十二弟子篇云陳亢陳人字子禽少孔子四十歲史記弟子傳云端木賜字子貢少孔子三十一歲云求而得之邪者邪未定之辭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三年

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孔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

疏子曰至孝矣正義曰此章論孝子之行父在觀其志者

者父沒可以自專乃觀其行也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者言孝子在喪三年哀慕猶若父存無所改於父之道可謂為孝矣

有子白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

之亦不可行也

馬曰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

疏

有子至行也

正義曰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夫禮勝則離謂析居不和也故禮貴用和使不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為美者斯此也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貴和美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由用也言每事小大皆用禮而不以樂和之則其政有所不行也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

近於義言可復也

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反覆故曰近義

釋

近

近之近下及注同又如字覆芳服反下同

恭近於禮遠耻辱也

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

遠耻辱故曰近禮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孔曰因親也言所親不失其

亦可有子曰至宗也

疏

及人行可宗之事信近於義言可復也者復猶覆也人言不欺為信於事合宜為義若為義事不必守信而信亦有非言也信雖非義以其言可反覆不欺故曰近義恭近於禮遠耻辱也者恭惟卑巽禮貴會時若巽在牀下是恭不合禮則非禮也恭雖非禮以其能遠耻辱故曰近禮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者因親也所親不失其親言義之與比也既能親仁比義不有所先則有知人之鑒故可宗敬也言亦者人之善行可宗敬者非一於其善行可宗之中此為一行耳故曰亦也

正義曰云云不必信者若春秋晉士句帥師侵齊聞齊侯卒乃還春秋善之是合宜不必守信也云信非義也者史記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是雖守信而非義也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

鄭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敏

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

也已

孔曰敏疾也有道有道德者正謂問事是非

疏

子曰君子至也已 正義曰此章述好學之事君子食無

求飽居無求安者言學者之志樂道忘飢故不暇求其安飽也敏於事而慎於言者敏疾也言當敏疾於所學事業則有成功說命曰敬孫務時敏厥修乃來是也學有所得又當慎言說之就有道而正焉者有道謂有道德正謂問其是非言學業有所未曉當就有道德之人正定其是之與非易文言曰問以辨之是也可謂好學也已者摠結之也言能行在上諸事則可謂之為好學也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

也

孔曰未足多

釋

諂勑檢反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

也

鄭曰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為憂苦

釋

樂音洛好呼報反下同

子貢曰詩云如

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

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

能自切

釋

治骨曰切治象曰磋磋七多反治玉曰琢

子曰

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諸之也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然之往告之以貧而樂道來答以切磋琢磨

疏

子貢至來者正義曰此章言

貧之與富皆當樂道自脩也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者之財曰貧佞說為諂多財曰富傲逸為驕言人貧多佞說富多傲逸若能

可也者此夫子答子貢也時子貢富志怠於學故發此問意謂不驕已為美德故孔子抑之云可也言未足多未若貧而樂富而好

禮者也樂謂志於善道不以貧為憂苦好謂閑習禮容不以富而倦略此則勝於無諂無驕故云未若言不如也子貢曰詩云如切

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者子貢知師勵已故引詩以成之此

衛風淇奥之篇美武公之德也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道其學而成也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子貢言貧而

樂道富而好禮其此能切磋琢磨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者子貢知引詩以成孔子義善取類故呼其名而然之也諸往而知來者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諸之也謂告之往以貧子曰而樂道富而好禮則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王曰徒患已之無能

疏子曰

至人也 正義曰此章言人當責已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而怨人不知已故孔子訓之云我則不耳不患人之不已知但患已不能知人也 **釋** 患不知也本或作患已不知人也 俗本妄加字今本患不知人也

為政第二

疏

正義曰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此篇所論孝敬信勇為政之德也聖賢君子為政之人也故以為政冠於

章首遂

以名篇

子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

共之

包曰德者無為權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疏

子曰至共之

正義曰此章

為政之善莫若以德德者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無為化清則政善矣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者譬况也北極謂之北辰北辰常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尊之以况人君為政以德元為清靜亦眾人共尊之也 注包曰至共之 正義曰案爾雅釋天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四時故曰北辰漢書天文志云中宮天極星其一明者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衡十二星藩星皆曰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

政斗為帝車運於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

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繫於斗是眾星共之也

釋

共求用反

勇反拱手也本或作

子曰詩三百

孔曰篇之大數

一言以蔽

之包曰蔽**釋**蔽必世反鄭云塞也曰思無邪包曰歸於正

疏子曰至無邪 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之道在於去邪歸正故舉詩要當一句以言之詩三百者言詩篇之大數也一言以蔽之者蔽猶當也古者謂一句為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

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魯頌駉篇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

○注孔曰篇之大數 正義曰案今毛詩序凡三百一十一篇納篇亡今其存者有三百五篇今但言三百篇故曰篇之大數**釋**邪似子曰道之以政

孔曰政 謂法教**釋**道音導齊之以刑馬曰齊整民免而無

耻孔曰免 首免道之以德包曰德 謂道德**釋**鄭去六德謂齊仁聖義忠和齊之

以禮有耻且格格止**疏**子曰至且格 正義曰此章言為政以德之效也道之以政者

政謂法教道謂化誘言化誘於民以法制教民也齊之以刑言齊

謂齊整刑謂刑罰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也

民免而無耻者免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制刑罰則

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耻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者

德謂道德格正也言君上化民以道德民或未從化則制禮以齊

整使民知有禮則安失禮則耻如此則民有愧耻而不犯禮且能

自脩而歸正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

有所成立四十而不惑孔曰不 疑惑五十而知天命孔曰知天 命之終始

六十而耳順鄭曰耳聞其言 而知其微旨七十而從心所欲不

踰矩馬曰矩法也從 心所欲無非法**疏**子曰至踰矩 正義曰此章明夫子

志于學者言成童之歲識慮方明於是乃至於學也三十而立者

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

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

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

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

有所成立也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

者命天之所稟受度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者矩法也言雖從心所欲而不踰越法度也孔子輒言此者蓋所以欲勉人志學而善始全終者也

也 子血懿子問孝 孔曰魯大夫仲孫何忌懿謚也 子曰無違樊遲

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於樊遲故告之樊遲弟子樊須 樊遲曰何謂也子

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疏**

孟懿至以禮 正義曰此章明孝必以禮孟懿子問者魯大夫仲孫何忌問孝道於孔子也子曰無違者此夫子答辭也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樊遲御者弟子樊須為夫子御車也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者孟孫即懿子也孔子恐孟孫不我無

違之意而懿子與樊遲友善必將問於樊遲故夫子告之樊遲曰何謂也者樊遲亦未達無違之旨故復問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喪之以禮祭之以禮者此夫子為說無違之事也生事之以禮謂冬溫夏清昏定晨省之屬也死葬之以禮謂為之棺槨衣衾而舉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之屬也祭之以禮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陳其簋簠而哀感之之屬也不違此禮是無違之理也不即告孟孫者初時意在簡要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既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 注孔曰至謚也 正義曰春秋定六年經書仲孫何忌如晉傳曰孟懿子往是知孟懿子即仲孫何忌也謚法曰溫柔賢善曰懿 注鄭曰恐孟孫不曉無違須 正義曰案史記弟子傳云樊須字子遲齊人少孔子三十六歲 子血武伯

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曰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武謚也

言孝子不妄為非惟 疾病然後使父母憂 **疏** 孟武伯至之憂 正義曰此章言孝子不妄為非也武伯懿子之子仲孫彘也

問於夫子為孝之道夫子答之曰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
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為非法貽憂於父母也 注馬曰至
父母憂 正義曰案春秋懿子以哀十四年卒而武伯嗣哀公十
七年左傳曰公會齊侯于蒙孟武伯相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
誰執牛耳季羔曰鄆衍之役吳公子姑曹發陽之役衛石矚武伯
曰然則彘也是武伯為懿子之子仲孫彘也蓋法剛強直理曰武
釋 彘直例反 子游問孝 孔曰子游弟 子姓言名偃 子曰今之
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
何以別乎 包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一曰人之所
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
穀之愛而不 敬獸畜之 疏 子游至別乎 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敬子游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者此下孔子為子游說須敬之事今之人所
謂孝者是唯謂能以飲食供養者也言皆無敬心至於犬馬皆能

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者此為不敬之人作譬也其說有二一曰大
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有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
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
養乃至於犬馬伺其飢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但人養犬
馬資其為人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
以別於養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也 注孔曰至名偃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曰言偃吳人字子游少孔子四十五歲 注
包曰至畜之 正義曰云孟子曰者案孟子盡心篇孟子曰食而
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趙歧注云人之交接但食之
而不愛若養豕也愛而不敬若人畜禽獸但愛而不能敬也引之
以證孝必須敬彼言豕交之此作 釋 養羊尚反下及注養人同
豕畜之者所見本異或傳寫誤 別彼列反注同食音嗣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 包曰色難者謂承順 父母顏色乃為難 有事
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 馬曰先生謂父 兄饌飲食也 釋

饌士眷反鄭作餼
音俊食餘曰餼

曾是以為孝乎

馬曰孔子喻子夏服勞先食汝謂此為孝

乎未孝也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疏

子夏問至孝乎正義曰此章言為孝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也子夏問孝者弟子子

夏問於孔子為孝之道也子曰色難者答之也言承順父母顏色

乃為難也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為孝乎者孔子又喻子夏服勞先食不為孝也先生謂父兄饌飲食也曾猶則

也言家有勞辱之事或弟或子服其勤勞有酒有食進與父兄飲食汝則謂是以為孝乎言此未孝也

也必須承順父母顏色乃為孝也

釋

曾音增馬云作皇

子曰吾

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

孔曰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不違者無所怪問

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

愚

孔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

疏

子曰至不愚正義曰此章美發回之德子曰吾與

回言終日不違如愚者回弟子顏淵也違猶怪問也愚無智之稱

孔子言我與顏回言終竟一日亦無怪問於我之言默而識之如

無知之愚人也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者言回既退還

而省察其在私室與二三子說釋道義亦足以發明大體乃知其

回也不愚注孔曰至如愚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顏回者魯人也字子淵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歲盡白蚤死

子曰視其所以

觀其所由

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孔曰廋匿也言觀人終始安所

匿其情者以用也言視其所行用觀其所由者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察其所安者言察其所安處也人焉廋哉人焉廋哉者瘦

匿也焉安也言知人之法但觀察其終始則人安所隱匿其情哉再言之者深明所留反匿女力反子曰溫故而知

新可以為師矣

溫尋也尋釋故者又知新者可以為師矣

疏子曰至師矣

章言為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是溫故也素所未知者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

人師矣注溫尋也正義曰案中庸云溫故而知新鄭注云溫讀如燭溫之溫謂故學之熟矣後時習之謂之溫案左傳辰十二年公會吳于橐臯太宰嚭請尋盟子貢對曰盟可尋也亦可寒也

賈逵注云尋溫也又有司育云乃斂尸俎是燭為溫也言人舊學已精熟在後更習之

釋溫於門反

子曰君子不器

器者各周其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疏子曰君子不器

正義曰此章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

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見發而作無所不施也

子貢問

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疏

子貢至從之正義曰此章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也子貢問於夫子曰君子之德行何如夫子答之曰君子先行其

言而後以行從之言行相副是君子也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

孔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釋

比毗志反下同

小人比而不周

疏

子曰至不周正義曰此章明君子小人德行

不同之事忠信為周阿黨為比言君子常行忠信而不私相阿黨小人則反是

注忠信為周正義曰魯語文也

子曰

學而不思則罔

包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釋

罔本又作罔

不學則殆

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疏

子曰至則殆正義曰此章言教學法也

學而不思則罔者言為學之法既從師學則自思其餘蘊若雖從師與而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也思而不學則殆者言但自

尋思而不從師學終卒不得其義則徒使人精神疲勞倦怠也

釋

殆音待依義當作怠

子曰攻乎

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

疏

子曰攻乎至也已

正義曰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經善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已以其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注故治至同歸正義曰云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五經是善道也皆以忠孝仁義為本是有統也四術為教是殊塗也皆是去邪歸正是同歸也異端之書則或糶糠堯舜戕敗仁義是不同歸也殊塗同歸易下繫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孔曰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

釋

音女

汝後可以意求之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子曰至知也正義曰此章明知也由誨女知之乎者孔子以子路性剛好以不知為知故此抑之呼其名曰由我今教誨女為知之乎此皆語辭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者此誨辭也言女實知之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此是真知也若其

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

注孔曰至子路

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仲由字子路

也少孔子九歲子路

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雞佩豸豚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

子張學

干祿

鄭曰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釋

知也如字又音智顓音專

子曰多

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包曰尤過也疑則闕之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

少

釋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

包曰殆危也所

見危者闕而不行則少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鄭曰言行如此

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

疏

子張至中美正義曰此章言求祿之法子張位之法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者此夫子教子張求祿之法也尤過也寡少也言雖博學多聞疑則闕之猶須慎言其餘

不疑者則少過也。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者殆危也。言雖廣覽多見所見危者闕而不行猶須慎行其餘不危者則少悔恨也。言實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者言若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注鄭曰至位也。正義曰史記弟子傳云顓孫師陳人字子張少孔子四十八歲。

釋 行下孟反注同。哀公問曰何

為則民服。包曰哀公魯君謚。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

則民服。包曰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釋 錯七路反鄭本作措投也枉紆

似差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疏 哀公至不服。正義曰此章言

治國使民服之法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者哀公魯君也問於孔子曰何所云為則萬民服從也時哀公失德民不服從哀公患之故有此問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者此孔子對以民服之法也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諸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

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者舉亦枉之人用之廢置諸正直之人則民不服上也於時羣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也。注包曰哀公魯君謚。正義曰曾世家云哀公名蔣定公之子周敬王二十六年即位謚法恭仁短折曰哀。季康子

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孔曰魯卿季孫肥康謚。子曰

臨之以莊則敬。包曰莊嚴也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

包曰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民忠矣。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包曰舉用不能者則

疏 季康至則勸。正義曰此章明使民敬忠勸善之民勸勉。法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者季康子魯

執政之上卿也時已僭濫故民不敬忠勸勉故問於孔子曰欲使民八敬上盡忠勸勉為善其法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者此答之也自上蒞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民則

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為善也於時魯君蠶食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答皆以人君之事言之也注魯卿季孫肥康謚

正義曰康者據左傳及世家文也謚法云安樂撫民曰康

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包曰或人以為居位乃是為政子曰書云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

奚其為為政包曰孝乎惟孝美大老之辭友于兄弟善於兄弟施行也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

疏或謂至為政 正義曰此章言孝友與為政同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者奚何也或有一人亡其姓名謂孔子曰子既多才多藝何不居官為政或人為居位乃是為政也子曰且言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者此周書君陳篇文引之以答或人為政之事彼云王若曰君陳惟尔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孔安國云言其有令德善事父母行已以恭言善事父母

者必友于兄弟能施有政令兵言與此少異此云孝乎惟孝者美大孝之辭也友于兄弟者言善於兄弟也施行也行於此二者即其為政之道也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者此孔子語也是此也言此孝友亦為政之道此外何事其為為政乎言所行有政道即與為政同不必居**釋**孝乎一本作孝于奚其為為政一本作奚其為政子曰人而

無信不知其可也孔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大車無輓小

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包曰大車牛車輓者轆端橫木以縛輓小車駟馬車軌者

轆端上曲鈎衡**疏**子曰至之哉 正義曰此章明信不可無也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者言人而無信其餘雖有他才終無可也

大車牛車輓轆端橫木以縛輓駕牛領者也小車駟馬車軌者轆端上曲鈎衡以駕兩服馬領者也大車無輓則不能駕牛小車無軌則不能駕馬其車何以得行之哉言必不能行也以喻人而

無信亦不可行也 注曰曰至鈎衡 正義曰云大車牛車者冬

官考工記車人為車大車崇九尺鄭注云大車平地載任之車轂

長半柯者也其車駕牛故酒誥曰肇牽車牛遠服費用故曰大車

牛車也說文云駝大車轆端持衡者駝轆前也是駝者轆端橫木

以縛駝者也云小車駝馬車者考工記兵車甲車乘車也皆駕四

馬故曰駝馬車也說文云駝者車轆端持衡者考工記云國馬之

駝深四尺有七寸注云馬高八尺兵車乘車駝崇三尺有三寸加

軫與轆七寸又并此駝深則衡高八尺七寸也除馬之高則餘七

寸為衡頸之間是駝在衡上也轆從軾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居

衡之上而嚮下鈎之衡則橫居駝下是轆端上曲鈎衡者名駝也

釋

車音居駝五兮反字林五支反駝五忽反又音月駝音厄又作梲

子張問十世可

知也

孔曰文質禮變 可知也一本作可 知乎鄭本作可知

子曰殷因於夏

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

知也

馬曰所因謂三綱五常 所損益謂文質三統

釋

夏戶雅反餘以意求之三綱 謂父子夫婦君臣是也五常

謂仁義禮智信三 統謂天地人三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物類相召勢數相生 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疏

子張至知也 正義曰此章明創制革

者弟子子張問於孔子夫國家文質禮變若相承至於十世世 數既遠可得知其禮乎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

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此夫子答以可知之事言殷承夏後因用 夏禮謂三綱五常不可變革故因之也所須損益者謂文質三統

夏尚文殷則損文而益質夏以十二月為正為人統色尚黑殷則 損之益以十二月為正為地統色尚白也其事易曉故曰可知也

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者言周代殷立而因用殷禮及所損 益事事亦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者言非但順知既

往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言設或有繼周 而王者雖多至百世以其物類相召勢數相生其變有常故皆可

預知也 注馬曰至三統 正義曰云三綱五常者白虎通云三綱者何謂 君臣父子夫婦也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大者為綱小者為紀所以張理上下整齊人道也人皆懷五常之性有親愛之心是以綱紀為化若羅網有紀綱之而百目張也所以稱三綱何一陰一陽之謂道陽得陰而成陰得陽而序剛柔相配故人為三綱法天地人君臣法天取象日月屈信歸功也父子法地取法五行特相生也夫婦取象人合陰陽有施君羣也羣下之所歸心臣奉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也父者矩也以度教子子者孳也孳孳無已也夫者扶也以道扶接婦者服也以禮屈服也云五常者仁義禮智信也白虎通云五性者何謂仁義禮智信也仁者不忍好生愛人義者宜也斷決得中也禮者履也履道成文智者知也或於事見微知著信者誠也專一不移故人生而應八卦之體得五氣以為常仁義禮智信是也云損益謂文質三統者白虎通云王者必一質一文者何所以承天地順陰陽道極則陰道受陰道極則陽道受明一陽二陰不能繼也質法天文法地而已故天為質地受而化之養而成之故為文尚書大傳曰王者一

質一文據天地之道禮三正記曰質法天文法地帝王始起先質後文者順天地之道本末之義先後之序也事莫不先其質性乃後有其文章也夏尚黑殷尚白周尚赤此之謂三統故書傳略說云天有二統物有二變故正色有二天有二生二死故土有三王特一生死又春秋緯元命包及樂緯稽耀嘉云夏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泰注云物之始其色尚黑以寅為朔殷以十二月為正息卦受臨注云物之牙其色尚白以雞鳴為朔周以十一月為正息卦受復其色尚赤以夜半為朔三正記云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以此推之自夏以上皆正朔三四改也鄭注尚書三帛高陽之後用赤高辛氏之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用白繒如鄭此意卻而推之舜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堯以十二月為正尚白故曰其餘諸侯用白繒高辛氏以十二月為正尚黑故云高辛氏之後用黑繒高陽氏以十一月為正尚赤故云高陽氏之後用赤繒有少皞以十二月為正尚白黃帝以十二月為正尚黑神農以十一月為正尚赤女媧以十二月為正尚白伏犧以上未有聞焉易說卦云帝出乎震則伏犧也建寅之月又木之始其二正當從伏犧以

下文質再而復者文質法天地文法天質法地周文法地而為天
正殷質法天而為地正者正朔文質不相須正朔以三而改文質
以二而復各自為義不相須也建子之月為正者謂之天統以天
之陽氣始生為下物得陽氣微稍動變故為天統建丑之月為地
統者以其物已吐牙不為天氣始動物又未出不得為人所施功
唯其地中含養萌芽故為地統建寅之月為人統者以其物出於
地人功當須必理故謂之人統統者本也謂天地人之本然王者
必以此三月為正者以其此月物生微細又是歲之始生王者繼
天理物含養微細又取其歲初為正朔之始既天地人之三者所
繼不同故名改正朔不相襲也所尚既異亦隨所尚而來故
禮緯稽命微云其天命以黑故夏有玄圭天命以赤故周有赤雀
銜書天命以白故殷有白狼銜鈎是天之所命亦各隨人所尚符
命雖逐所尚不必皆然故天命禹觀河見白面長人洛予命云湯
觀於洛沈璧而黑龜與之書黃魚雙躍泰誓言武王伐紂而白魚
入於王舟是符命不皆逐正色也鄭康成之義自古以來皆改正
朔若孔安國則改正朔殷周二代故注尚書湯承堯舜禪代之後

革命創制改正易服是從湯始改正朔也 注物類至預知 正

義曰物類相召者謂三綱五常各以類相召因而不變也去勢數

而復始其執運有數而相生變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
之諂也 鄭曰人神曰鬼非其祖 考而祭之者是諂求福 釋 諂物 檢反 見義不為

無勇也 孔曰義所宜為而 不能為是無勇 疏 子曰至以也 正義曰此章

其鬼而祭之者諂也者人神曰鬼言若非已祖考而輒祭他鬼者
是諂媚求福也見其義不為無勇也者義宜也言義所宜為而不
能為者是無勇之人也 注鄭曰至求福 正義曰云人神曰鬼

者周禮大宗伯之職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禮是人神曰鬼
也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故非其祖考而祭之者是諂
求福也 注孔曰至無勇 正義曰若齊之田氏弑君夫子請討

之是義所宜為也而魯君不能為討是無勇也

論語註疏卷第一

227
59

